

瑞安方言是瑞安文化重要载体 传承保护母语瑞安人都有职责

——陈虬等三贤的瑞安方言著作重刊贺

宋维远

5月14日,温州市图书馆举行《温州方言文献集成》(郑张尚芳沈克成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首发仪式,该《集成》首批三辑、13卷与读者见面。瑞安籍瑞安方言研究学者陈虬的《新字瓯文七音译》(附《瓯谚略》)、《瓯文音汇》,余国光的《俗字编》、《補正俗字编》和杨绍廉的《瓯海方言》等重要著述分别被编入《集成》的第三卷、第八卷和第十卷。这些沉睡近一世纪的著作重新出版,呈现在后学们面前怎能不令人激动!笔者有幸应邀参加《集成》首发式,率先阅读此书,近日来不忍释卷,为前人对温州方言孜孜不倦研究后所获得重大成果再次面世,更为温图等单位及有关学者辛勤搜罗、校订整理旧籍,重新出版先贤遗作感到欣喜,更为今人肩负继往开来、传承保护母语的职责而感到任重道远。



瑞安方言是瑞安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如果没有瑞安方言这个载体,传承与发展瑞安文化岂不成为一句空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瑞安方言是温州方言家族中的主要成员之一,温州方言属于全国第二大方言吴语的一个语种。吴语习惯被分为北吴语与南吴语两大支派。中外语言学家历来总是拿苏州话(近年来又被上海话所代替)和温州话分别作为北、南吴语的典型方言来研究。温州由于历史上长期地处交通相对偏僻的东南海隅,温州方言是吴语的最南端语种,自古以来受北方官话影响相对较弱,与官话差别较大,故较多保留着古瓯越、古吴语的特色,成为方言的文物,唐宋以前的一些文字语言和词汇仍较多地保留在温州方言中,所以温州人阅读唐诗宋词,学习写作古诗词所应用的四声平仄、押韵知识,天赋比北方人多,也就容易得多。尤其是普通话中已经消失的入声字读音,仍在温州方言中,对温州人讲入声,几分钟就会弄明白,用温州方言读唐宋诗词比用普通话来读,更感到入调合韵,朗朗上口。

瑞安方言在温州方言家族中有着重要地位,就拿社会层面来说,早为全温州人所认可。假如温州各县人凑在一起讲温州方言,总有人会说,瑞安话好听,咬字

附:《集成》首批三部瑞安方言著作简介

《俗字编》编者余国光,生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约于嘉庆初逝世。该书初为抄本,道光七年(1827)有瑞安洪守一重辑刻本,民国13年(1924)有瑞安黄绍裘广益书局石印本,民国16年,又有瑞安张釜增订抄本。最初抄本共收录45类、951词条,道光刻本分为29类、851条词条,民国广益民国石印本仍45类,词条增至1263条,较抄本补421条,正28条。余国光写作本书的动机是为解答群众询问俗字时的疑难,他根据《广韵》、《玉篇》、《俗呼小录》、《通俗文》等全国通行的辞书、韵书来考证瑞安方言俗字的读音释文,对于今人研究瑞安方言很有教益。其中有些字较为生僻,今已不常用,但较多字有全国的共性意义,当地人如按方言读音就会领悟其意义。外地人也可按字义读懂瑞安方言,如汰浪、捨割等。

《新字瓯文七音译》(附《瓯谚略》)和《瓯文音棠》,是作者陈虬(1851—1904)积30年心血编成的瑞安方言拼音方案的教材,是一部记录瑞安方言的小词典,他想以此普及文化教育达到开通民智强国富

民的目的。他说:识字的人多,故人人多会自己读书看报,造出来这许多东西,制作一天好一天,国富没有不强。他在近百年前,自创了篆体拼字母,对当前运用的拉丁字母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当然也有一定局限,这些音标对百年前瑞安方言的记录(同时应用汉子切音),对今人读准方言俗字很有帮助。

《瓯海方言》编者杨绍廉(1864—1927)是书法家、金石家,与孙诒让、黄绍箕、端方都有交流。该书为民国时黄溯初藏书抄本,分为释词、释言、释音等14类,收246个词条,每个词条下都作简要解释,释词旁征博引,力求使传统的小学著作《尔雅》、《方言》、《说文》、《六书故》、《正字通》及《左传》、《史记》、《易经》、《周礼》、《诗经》等文献作佐证,追求无一字无出处,对研究温州方言渊源很有贡献。祈望瑞安市文化教育主管部门尽早组织有关人员研究,以此推动瑞安方言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总之,这些首批编入《集成》的三部瑞安人的瑞安方言著作,编者态度严谨,成果卓著,对后学很有指导、学习、参考价值,值得方言研究爱好者阅读。

清楚,如 水、洗、死、喜等字区分明显。加上为温州人喜闻乐见的温州鼓词,长期约定俗成地采用瑞安方言演唱,几百年来为温州听众所接受。从学术层面来说,语言学家们一般认为温州方言最迟到南宋一朝已经形成了,并与相邻的台州方言、处州方言明显区分开来。北宋皇佑年间开温州学术先河的学者温州皇佑三先生中的林石长期生长在瑞安塘下塘岙,其他两位先生王开祖、丁昌期,或本人或先人,或子孙均曾在瑞安生活过,与瑞安方言、瑞安文化有着密切的因缘。北宋元丰年间,温州有九位先生先后到中原汴京太学读书,其中还有人向洛阳学者二程(程颢、程颐昆仲)和关中学者吕大临、张载问学,他们回到温州后积极传播中原文化。被称为温州元丰九先生,这九先生中的周行己、许景衡、沈躬行、赵霄四先生是瑞安人,又被称为瑞安元丰四先生。

南宋时瑞安陈傅良、叶适更分别被后世尊为永嘉事功学派的开先河者和集大成学者,他们对中原与温州的文化交流,温州方言(含瑞安方言)的形成与发展起到助推作用。元代,瑞安人高则诚的名著《琵琶记》中更把一些温州、瑞安方言词汇写到唱词和口白中去,宣传温州方言。晚清以来,瑞安文字语言学者辈出,有余国光、方成珪、孙诒让、陈虬、宋恕、杨绍廉、李笠、戴家祥、林尹等,他们或师承传授,或同时代结成团队相互切磋,以自己深厚的汉语言文学学术功底为基础开展对瑞安方言的研究工作,并把瑞安方言与汉语文字、声韵结合起来,把研究温州方言与推广群众性的识字、扫除文盲、提高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工作结合起来,真可谓用心良苦,志向高远。

瞿湖:长亭外 古道边

郑育友

瞿湖古道,是明清与民国时瑞安湖岭至温州鹿城必经之路,也是温州府传递文书的驿道。这条古道,起于湖岭镇湖屿桥老街,止于今瓯海瞿溪镇瞿溪老街,古道长达40华里。

步下湖屿桥老街纸亭右面石级,走过天灯(汀)埠(因亭设天灯而名,今已废弃),穿越200来米长的防洪石坝,前面便到三溪庙(因庙前有三条溪水经过而得名)。转向东走,是造屏纸村落湖东村(原名东岙)。穿村而过,农舍边还可见造纸作坊、纸碓、纸槽遗址。

在东岙垵(猪娘山山岭)拾级而上,山坪上建有硬山式屋顶的东岙亭。山不高,但山林茂密,空气清新。在密林东首,当地人称驮坟降。传说,驮坟是北宋永嘉学派先声周行己的墓地(系三十六葬中一座)。再往东走,那头有一小山村名叫枫树头村。村下首有一条岭,因岭两旁植满参天古枫树,入深秋有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景观,故又被命名为红枫岭。

循山边行两三里,眼前是石埠坪村,村西有座屋顶歇山结构的亭,名叫新亭。当年造纸行情好时,湖岭纸农担纸去瞿溪卖,热天若路过此亭,必入内小歇纳凉。好行善的人为纸农解渴,捐资金在亭内设石茶缸,烧伏茶供应,此义举深受行人好评。石埠坪村东首三岔口紧挨黄家垄村,今两村已合并为一个行政村。

折东南方向徒步行走2.4华里,有一个由东南垵等村组成的行政村——东南村。出村转向前,横过石桥西首,转眼就到一个由陈姓聚族而居、繁衍生息的村落——桥头村。拐弯5华里有一座歇山式娘娘宫,宫旁有一个仅2户人家的北源宫小村。

东南垵东边,即另一行政大村——林源村,村上主要副业是造屏纸,路下至今尚遗留着造纸作坊。出林源村,径直往东行走2.2华里,前面便是上甲村。在其南0.4华里处,有一小村名下庵堂村。在村边道上,依山面溪,建有一座廊亭,名唤下庵亭。

下庵亭,建于清光绪丙子年(公元1876)。亭顶似民居,硬山式屋脊,为木石结构,上方横梁拱斗相托,刻有精美图案。亭三面砌岩墙,左右两边墙留有门洞,古道从中穿过,它是一座硬山式半封闭的廊道古路亭。据村上的一位姓林的老人说:过去这条古道是上通湖岭山区各乡村,下通瞿溪及温州城底的交通要道。那时,这亭就是瞿湖古道上的咽喉,南来北往行人必歇之地。老人还回忆

说:早年这里可热闹呢,不但白天过往客商络绎不绝,而且夜里担纸客脚步仍未停歇,山路上夜行人举灯笼火把过往,比二月二放灯还热闹!

出下庵亭,进入两面巨峰耸立、峥嵘陡峭的峡谷。古道就在右边悬崖峭壁下,似蛇蜿蜒顺山向东伸延。因古道在此打了十二个转折,故名十二盘。十二盘,山水风光极好,峭壁间飞下一络络瀑布,在山谷中发出雷声似的迴鸣,寒气袭人;山涧里流淌着碧玉似的溪水,清澈见底,掬来解渴胜似甘露;在水边平坦的大岩石上,还呈现着形似镶的仙人钁和状如足印的仙人足迹等岩石奇观;仰望两岸山崖,只见崖边爬满绿色藤蔓,藤蔓间垂下一束束颜色各异的山花,远看是山花烂漫,五彩缤纷。人行走在十二盘间,犹入仙境。

随分水城岭,向上踏蹬719层石级,在永(嘉)瑞(安)交界处(今瓯海与瑞安交界地),有一条建于元末明初的古城墙,上刻分水城三字。城墙由条石叠成,长约1000多米,阔约5米,高约10多米。城墙西面以高山为屏障,南为大伏山。站在城头,俯视四周,气势雄伟壮观。据《永嘉县志》记载,分水城有其独特价值:它既是永瑞两县县界象征物,又是永瑞交通要塞,是古代军事防御建筑,起有保卫温州府作用。出分水城,往北下行约三十来步,可见一座三间、平顶石结构的古亭,名为永瑞亭。入内,亭石柱上刻有庚辰年冬立(大约是建于清光绪六年)。

依古道往下行,漫山遍野开满山花,若驻足回望分水城与古亭,真有点: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古道经典意象。山边多处还耸立着好多奇崖怪石,不但以形似得名,而且还流传着美妙动听的故事。如蛙蟆崖,传说这只蛙蟆原在青田,因吃掉田里麦苗而被农民赶到这里,铲去一条腿,坐化为石崖。船桩崖,传说古时神仙划船停泊在此,在岩上系过缆得名。金鸡崖,传说这只金鸡是从青田方山飞来,因它作怪被五雷轰化为石头。还有传说由卖俏人的干粮麻糍化成的麻糍崖,传说因卖俏人成仙上天去,留下俏笕化为俏笕崖等。

自分水城北行五华里,有一块神奇独特的天然大石岩——石崖屋(原称仙人屋)。岩底约有70多平方米空间,能容纳300余人休息。背上平坦,崖上刻有石崖屋3字,系王卓于民国廿七年(1938)书的隶书体。岩前古木参天,泉水叮咚。石崖屋内立有清光绪十九年(1893)由进士出身、任广西学政的瑞安人孙锵鸣撰的《分水城至瞿溪、雄溪两路种树记》碑文。碑文内容赞颂瑞安对坑地方王某和信士、乡耆等人资助筑路造林的义举。此举,真正解决过往行人行路、纳凉难。

离石崖屋下行,山路分为左右两条:左路到瞿溪横坑脚岭,约15华里。岭脚边有知止亭,亭内石柱上有知心雄流水,止步仰高山嵌字联。亭下有潭,越溪有古汀步,才转入瞿溪老街。

瑞安市红杉林

协办

电话

: 65818090

: 941222480@qq.com

